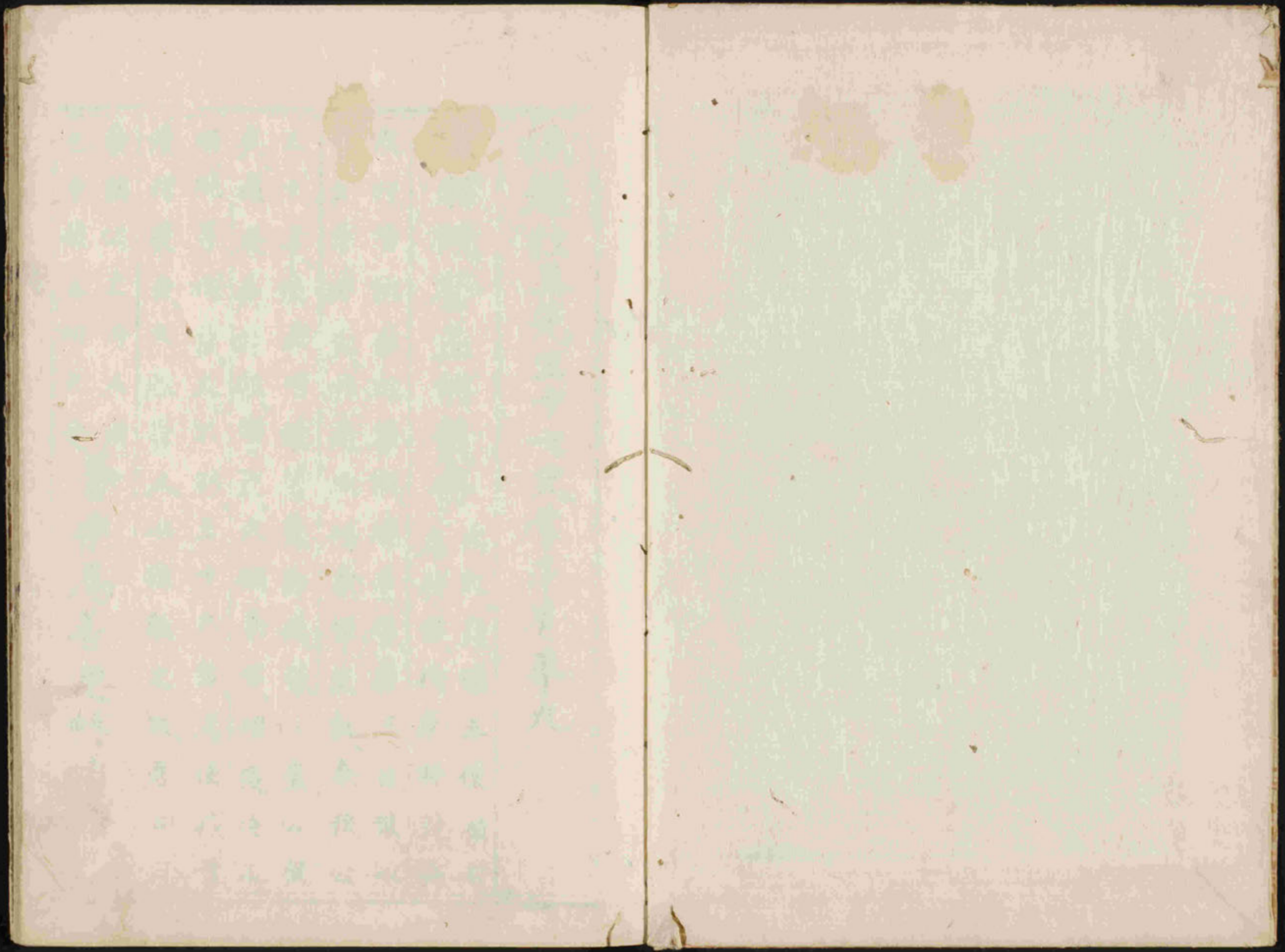


十七史蒙求

九之終



此書乃  
 某某人  
 所撰  
 其書  
 之旨  
 在  
 於  
 明  
 道  
 之  
 理  
 其  
 理  
 之  
 精  
 妙  
 實  
 非  
 尋  
 常  
 所  
 及  
 也

此書乃  
 某某人  
 所撰  
 其書  
 之旨  
 在  
 於  
 明  
 道  
 之  
 理  
 其  
 理  
 之  
 精  
 妙  
 實  
 非  
 尋  
 常  
 所  
 及  
 也

標題註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卷第九

項羽破釜孟明焚舟

史記、楚懷王使為將軍、代秦、羽

項羽

渡河、皆沉、舡、破釜、甑、燒存、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於是大破秦軍、

三十三、年、使孟明視等襲鄭、侵晉、  
後、秦公發兵、追秦兵於穀、擊之、大破秦軍、

明視等伐晉、又不利、三十六年、又使伐晉、  
渡河、焚舟、大敗晉人、以報穀之役、君子曰、

秦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  
詹樂為善、邈暢清修、  
後漢



東平憲王蒼、光武子、顯宗同母弟也。少好經書，雅有智思。顯宗嘗問：「汝家何等最樂？」蒼言：「為善最樂。」帝甚愛重之。晉徐邈、武帝時為中書侍郎。詣東府，遇衆賓沈酒，引蒲誼，詳會稽王道子。明日，君時有暢否？邈曰：「陋巷書生，唯以節儉清修為暢耳。」道子以邈尚道素，而

**鄭泉酒缸陳暄糟丘**

吳鄭泉字文淵

博孝嗜酒，每日願得美酒，滿五百斛。缸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設飲之，憊即注而笑。敬膳酒有升斗，裁隨即益之，不亦快乎？孫權以為中郡，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

家之側，庶百歲後化為土，幸見取為壺，實獲我心矣。南史陳暄嗜酒，無節操，與兄弟秀書，其略曰：「吾平生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

**季珪**

營糟丘，吾將老焉。仕至散騎常侍。

**破雞仲文放牛**

南史傳珪字季珪，仕有為山陰令，時有二野父爭雞。

珪各問，何以食？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巨者。縣內稱為神明，無敢為偷。隋于仲文字次武，仕周為安國太守，有任杜兩家爭牛，州郡久不能決。仲文曰：「此易解耳。」

令二家各驅牛群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  
氏群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民嘆怨，杜  
氏自若。仲文乃詞詰杜氏，杜氏伏罪，又顧憲之亦然。  
**佯譽申生詐愛**

**魏女**  
史記、晉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  
子申生，以姬子奚齊代之。驪姬泣曰：

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  
附之，柰何以賤妾之故，廢嫡之庶？君必行  
之，妾自殺也。驪姬佯言太子而陰令人譖  
惡太子，而欲立其子，後果譖申生以為欲  
殺久，而申生自殺，及獻公卒，晉國遂  
**亂**。詐愛魏女，見魏女掩鼻第十卷。  
**澄蘇**

### 石斌扁起魏子

晉佛圖澄，天生人，少孝道，  
妙通異術，永嘉四年，來適

洛陽，後歸石勒，有愛于斌，暴死，將殯，勒  
嘆曰：朕聞魏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

効乎？乃令告澄，取揚技，泊水，洒而呪之，  
就批石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

乎復，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史記  
扁鵲，姓秦，名越人，時過魏，值魏太子死，鵲

曰：太子死，所謂屍爨者也。乃使弟子厲鍼  
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故天

下，人以扁鵲為能生死人。鵲曰：越人非能  
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元瑜具草賓王論事

典略曰：阮瑀字元瑜，魏太祖嘗使瑀作書。

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後，因於馬上

具草書，呈之。太祖掌筆，欲有所定，而終不

能增損。唐馬周字賓王，為中書舍人，善敷

奏。太宗每日我暫不見周，即之。岑文本謂

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无一言可損

益，聽之，纔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正應此

耳。喜蒙能食，恐素不死。吳呂蒙為孫權將，

後，權迎置內殿，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

千金。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

誦事切理

**寫**

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咄夜不能寐。

後更增，權日臨視，命道士於星辰下為之

請命，年四十二卒于內殿，權哀痛甚，為之

降損，隋揚素字知通，專以知詐自立，何諛

時主，官至司徒。楚國公，雖有建立之策，及

平陽諒功，然時為場帝猜忌，外示殊札，內

情甚薄，既寢疾，帝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

然密問醫人，常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

極，不肯服藥，亦不將謹語。

第約曰：我豈湏史活耶。

寫辟唐椒統凌

**盛選**

晉唐椒字儒宗，奉使詣相府計事，于時僚佐皆當世英彥，椒莫不欽悅，稱

**對**

之於文帝為為掾屬帝問參軍孔顥其能良久不荅陳騫在坐劍柱而稱曰枹為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如卿亦未易得何論於勝因辟枹為鎡曹屬帝他日謂孔顥曰近見唐枹卿受蔽賢之責矣吳凌統字公績為孫權偏將軍時有薦附郡盛暹於權者以為梗槩大節有過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統已卧聞之搗衣出門執其手以入

### 勇慚行本秀憚元

其愛善不害如此  
隋劉行本拜太子少庶子太子勇虛襟  
欽憚時唐令則亦為左庶子太子昭狎

巖

之每令則以絃教內人行本責之日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惟之間哉令則甚慚而不能改太子嘗欲行本乘馬而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置目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為作弄且也太子慚止後卒上甚傷惜之及太子廢上曰嘆乎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時左庶子裴政亦然太子廢上亦同有此言隋元巖字君山高祖子蜀王秀鎮益州年幼稚選君山為益州總管長史輔之巖到官法令清肅吏民稱焉蜀主憚之每循法度巖卒後王漸以法得罪上曰君山若在吾

兒豈有是乎、伴食懷博隨駕于潛

唐盧懷慎用元初與姚崇

同為相、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日不專、時誠為伴食宰相、然清儉不營田產、非貴、妻子猶寒飢、既寢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于勤、將有族人乘間而起矣、公第志之、唐盧藏用字子潛、始隱終南山、火室二山、果進尚書右丞、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自為隨、駕隱士、司馬承正嘗召至闕下、將還、于潛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荅曰、蓋水以僕視之、仕官之捷徑、尔、于潛大惡、

仕官捷徑

### 寒水李青成藍

唐蓋文達博涉前載尤明春秋三家刺史實抗集諸

生講論、于是剗焯剗執思孔穎達並以青儒受業、是曰悉至、而文達依經辨李、皆諸儒意所未叩、抗奇之、問安所從、李焯曰、若人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同寡、則焯為之師、抗曰、水生於水、而寒於水、其謂此耶、太宗時、仕至崇賢、尉李士、李謏、見何假百城注

### 珪母具酒宗親廣被

唐王珪始隱居時、與房元齡杜晦善、母李

氏嘗曰、兒必貧、然未知所與遊者如何、人試與借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救具



酒食散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也晉孟宗幼時其母為作三十幅被隣母同其故母曰小兒宗恐朋<sup>招賢</sup>借記障面奉識友不顧故作其被廢以<sup>招賢</sup>借記障面奉識半視<sup>北史楊愔字遵彥聰記強識半面不</sup>忘每有所召或單稱姓或單稱名无有誤者後有選人晉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sup>秃尾草</sup>馱經見我不下以方扇障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調之曰名以定躡漫漢果自不虛仕至特進驃騎大將軍後漢應奉字世叔少聰明自為兒童及長凡所經履莫

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為郡決曹吏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sup>備</sup>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无所遺脫時人奇之又年二十時嘗詣欽城相詣欽城相袁賀<sup>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sup>開扇出半面視奉<sup>即委去後數十年於</sup>路見車匠<sup>推萬落牀曳遐墮地</sup>識而呼之<sup>萬石嘗與</sup>蔡系送客于狂虜亭與系爭言系推万落牀冠帽傾脫万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生定曰卿幾壞我面系曰本不為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時以此稱之仕至散騎常侍

晉裴遐善言元理音碎清暢常在乎東將  
軍周馥生與人圓其馥司馬行酒遐未即  
飲司馬醉怒因曳遐墮地遐徐起還  
生顏色不變復其如故其性虛和如此胡服嵩  
息夷稱慈惠後漢種嵩字景伯順帝末為  
益州刺史得百姓心遷漢陽  
太守戎夷男女送至界上遼東烏桓及復  
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  
後匈奴元并涼二州桓帝擢為度遼將軍  
嵩到營所先宣息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  
後加討羗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  
悉遣還之由是羗胡龜茲莎車烏孫等皆

過所信也

來順服嵩乃去烽燧除候望邊乃晏然无  
警仕至司徒薨并涼邊人咸為發哀匈奴  
聞之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望見墓墳  
輒哭泣祭祀魏倉慈字孝仁為墩煌太守  
抑挫豪右撫恤貧弱先是屬城獄訟衆猥  
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  
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  
滿十人又嘗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  
家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貧遷欺詐侮易胡  
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道所欲  
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其交  
爭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稱其德惠數

年卒官吏民悲感諸胡  
聞之發哀又為立祠  
鄭發墨守秦攻長

城後漢鄭元字康成隱脩經業杜門不出

言公羊義理深遠不可駁難如墨翟之守

城也又著左氏膏音穀梁發疾康成乃發

墨守鍼膏音起廢疾伏見而歎曰康成入

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唐秦系字公緒與

劉長善以詩相贈荅權德輿曰長卿自以

為五言長城未用偏師攻之雅老益壯

貫之碎謙思復封綾

唐韋貫之沈厚寡言居輔相嚴身律下以

正議裁物室居无所改易裴均子持万謙

請撰先銘荅曰吾寧餓死豈為是哉平生

未嘗通饋遺故家无羨財唐韓思復字紹

先家素富有金玉車馬玩好未嘗省奉秀

才高第亦博中家益窶歲飢兆杜瑾以百

綾餉思復思復方并日食而綾全封不發

赤眉異破黃巾嵩平

後漢馮異字公孫攻赤眉賊約期會戰使

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且日赤眉

使万人功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賊見

勢弱遂悉眾異乃縱兵大戰日異賊氣

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

遂驚潰、追擊大破之。後漢皇甫嵩字義真，靈帝時，張角賊衆皆著黃巾，所在燔燒官府，劫掠聚邑，京師震動。嵩與朱雋討之，雋前與賊波才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其文大風，嵩乃約敕軍士，皆棘苜蓿束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卒燎應之，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其後遂平。黃巾威震天下，俛勸。

### 偃革植不知兵

唐蕭俛字思謙，相穆宗初，西河巨定，俛與段文昌當

國謂四方無虞，遂議太平事，以為武不可

黜，勸帝偃革尚文，乃密詔天下鎮兵十之

一，為逃死，不補，謂之銷兵。既而藉卒

連亡，無生業，曹聚山林間為盜賊，會朱克

融，生延湊，亂燕趙，一日悉收用之，調兵不

克，乃募市人烏合，戰輒北，遂復失河朔矣。

唐崔植字公脩，穆宗時任宰相，時朝廷悉

收河朔三鎮，而劉總又以幽薊七州獻諸

朝，且懼却將，結亂，乃先籍豪銳不檢者送

京師，而朱克融在籍中，植與杜元穎不知

兵，謂藩鎮日平，不復料天下安危事，而克

融等霜旅困蹶，願得官自効，日訴于前，皆

口等北還  
不數月克  
融亂

喜佛  
寺  
謹

矯世  
矯

抑不與及遣張洪靖赴鎮縱克融亂復失  
河朔矣天下尤之植內慙罷贊日植政輔  
當有為之時无經國才縱虎狼一日而亡  
地數千里為天下笑君目悖謬其謀惜哉  
**晉御步縣師範拜令**  
唐苗晉卿潞州壺關人累進吏部侍郎為  
太守嘗入計謁歸壺關望縣門輒步吏諫  
止晉卿曰公門當下况父母邦乎時美其  
恭唐王師範青州人父恭武為平盧節度  
使父卒師範年十八自稱留後喜儒孝  
謹於法无所私以青州父冊所籍每縣令  
至具威儀入謁令固辭師範遣吏扶坐拜

庭中乃出或諫不可若曰吾素  
吾恭先世且示于孫不志本也  
**布囊王孫**

**儉葬沐並**  
前漢揚王孫孝武時人也  
孝黃老之術家累千金及病且

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及吾真死則  
為布囊盛屍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  
囊以身親土友人祁侯以書止之若曰吾  
羸葬將以矯世也厚葬无益於死者或今  
日入明日發掘此与暴骸於中野何異魏  
沐並字德信為濟陰太守召拜議郎年六  
十餘預作終制誠其子以儉葬後病甚又  
教預掘塹戒氣絕令二人奉屍即塹絕哭

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予祭之，入祔不得無設塋，治粟米之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封植，妻子皆遵。

### 士思諭俗公義療病

南史、顧憲之字士思、仕齊為衡

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裹以篋席，弃之路傍，憲之乃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即出公祿，使網紀營護之。又土俗，山人有病，輒云先亡為禍，皆開冢剖棺，水洗骨，為席崇憲之曉諭，為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初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

山莊

率然，吾將何事？隋辛公義，高祖為岷州刺

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

子夫妻不相看養，病者多死。公義乃分遣

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昇安置，

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廳廊悉滿，

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文，對之

理事，所得秩奉，盡市藥，為迎鑿療之。躬勸

其飲食，於是悉差。方召其親戚，喻之曰：「死

生由命，不閔相着，前汝弃之，所以死尔。今

我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

病兒復着，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

謝而去。後有遇病者，爭就使君，其家无親

屬留養之始相慈愛此  
風遂華人呼為慈母  
隱甫不屈挺之負

正唐崔隱甫元宗欲以為相謂曰牛仙客  
可與語嘗見否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

甫終不諳他日又問對如初帝乃不用子  
第或問其故荅曰吾不以其人微易之其

材不逮中人可與之對邪唐嚴挺之為尚  
書左丞知吏部時李林甫與張九齡同輔

政九齡欲引挺之以輔政使往謁林甫挺  
之負正陋其為人九三年非公事不造林

甫益惡之贊曰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林甫  
崔隱甫遠詔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

生是皆不相得彼  
亦各申其志也  
許敵梁稷陸王鑑霜南史

劉許與族兄敵並履高操隱居不仕族祖  
劉孝操嘗曰許超世越俗如半天采霞敵

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儼歲之梁稷寒  
年之織纈南史陸惠曉心如照鏡遇形觸

物无不昭然王恩遠如懷水暑  
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為寶錄  
張晒米耗

柳笑盃亡南史張率字士簡為新安太守  
性寬雅嗜酒於家務忘懷在新

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太  
半率問其故荅曰崔鼠耗率笑而言曰壯

題世 趙佑 如半 矯 出塵 如雲 鶴

貯孟 非化

口恐石訛

哉雀畢終不研問唐柳公權字誠懸善書  
 凡公卿以書既遺蓋鉅万而主藏奴或盜  
 用嘗貯孟孟一筭滕識如故而器皆亡奴  
 妄言巨測者公權笑曰銀盃有化矣不復  
 詰唯研筆圖李臯發廩鄭嘿開倉唐宗室  
 籍自鑄秘之李臯字  
 子蘭為温州長史俄攝州事州大飢發官  
 倉廩數十万口賑餓者僚吏叩庭請先以  
 聞臯曰人日不再食旦死可俟命而後發  
 哉苟殺我而活衆其利大矣既貸乃自劾  
 優詔開許晉鄭嘿字思元為東都太守值  
 歲荒人飢嘿輒開倉賑給乃舍都亭自表

待罪朝廷嘉嘿憂  
 祖言被樸君游布囊陸晉

納字祖言為吳興太守不受俸祿頃  
 之召拜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  
 裝戎服納曰私收裝糧食來无所復須也  
 臨發止有被樸而已其餘立封以還官後  
 漢張堪字君游光武時為蜀郡及漁陽太  
 守帝常召見諸郡計吏問前後守令能否  
 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  
 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  
 珍室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  
 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嘆息方召



堪會 崔碣發姦真卿辯獄 唐崔碣字東探為河南尹邑有

大賈王可久轉冀 冀 江湖間值龐勛亂盡亡其冀不得歸妻詣卜者揚乾夫咨在亡乾

夫名善數而內悅妻色 且 利其富既占陽

請娉之妻乃嫁乾夫遂為富人他年徐

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閭里往見妻乾

夫怒斥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賄可

久及得罪再訴復生誣可久恨嘆遂失明

碣之來可久陳寃碣得其情教吏掩乾夫

并前獄下獄悉發跡姦一日殺之以妻還

御史

可久時淫潦獄決而霽都人相語歌舞于道唐顏真卿字清臣為監察御史河隴時

五原有寃獄久不決 天 旦旱真卿 辨獄而兩郡人呼為御史雨 范貴舟

人莊重申叔 雜記晉卿范獻子殺晉大夫

報也行至津所問舟人曰君見來支之子

乎舟人曰君還晉修晉之政令來支子其

君若何君若出入无度不修國政我舟中

之人與支子无異獻子遂以田萬畝賜舟

人以貴其言 史記楚莊王以夏徵舒殺陳

靈公遂率諸侯伐陳誅徵舒已破陳即克

之、群、目、畢、質、楚、大、夫、申、叔、獨、不、質、乃、諫、曰、  
 王、以、微、舒、為、賦、缺、君、故、召、諸、侯、以、義、伐、之、  
 已、而、取、之、以、利、其、他、則、後、可、以、令、於、天、下、  
 在、王、曰、善、乃、迎、靈、公、大、子、午、立、之、是、為、陳、  
 成、公、孔、子、讀、史、至、楚、復、陳、曰、賢、哉、  
 楚、在、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也、  
**奴愛蕭**  
**中都化陽德** 唐蕭穎士字茂挺四歲為文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即誦  
 誦、天、宝、初、補、秘、書、正、字、有、奴、事、穎、士、十、年、  
 皆、楚、嚴、深、或、勸、其、去、曰、非、不、能、愛、其、才、也、  
 唐、卓、行、傳、陽、城、字、元、宗、謙、恭、簡、素、及、進、士、  
 第、乃、去、隱、中、條、山、歲、飢、屏、迹、不、過、鄰、里、屑

檮、為、粥、講、論、不、有、奴、都、見、化、其、德、亦、厲、介、  
 自、約、或、衰、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覈、數、  
 杯、乃、**火浣魏疑蝦鬚脩服** 搜神記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  
 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炎、火、中、故、有、火、浣、  
 布、非、此、山、草、木、之、皮、葉、則、其、鳥、獸、之、毛、也、  
 漢、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  
 疑、无、之、文、帝、以、為、火、性、酷、烈、无、言、生、之、氣、  
 著、之、典、論、明、其、不、然、至、有、王、景、初、三、年、西、  
 域、使、至、獻、火、浣、布、於、是、毀、滅、此、論、**王隱友**  
 廣、記、曰、吳、後、復、置、廣、州、以、南、陽、滕、脩、為、刺、  
 史、或、語、脩、著、鬚、長、一、丈、脩、不、信、其、人、後、有

故至東海取輟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修  
乃服之

### 策辯魏鼎鄭悟漢銘

五代張策字少逸少聰悟好孝父同居洛

陽浚井得古鼎銘曰起魏黃初元年春三月  
匠吉干干同以為奇策時年十三日漢建安

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建康十月文帝受  
禪又改受禪又改黃初元年无二月也銘

何謬耶同大驚異之仕梁至刑部尚書唐  
鄭欽悅聞元中為右補闕為內供奉通歷術博

物初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  
墳中得銘曰龜言土著言水旬服黃鍾啓

靈址壘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已六千三百

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地當時莫能辯者

因藏之戒諸子曰世以銘訪通人有知  
之者吾死无恨助五世孫升之寫以授欽

悅魏出使得之於長樂驛至敷水三十里而  
悟曰卜宅者瘦葬之歲月而先識墓地之

日辰旬服五百也黃鍾十一也由大同四  
年却求漢建武四年寅九五百一十一年也

葬以三月十日庚寅寅三上庚也地以七月  
十二乙巳七中已也浹辰十二也建武四

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  
二月乙一文故曰六千三百挾辰交二九

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  
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万六千四百  
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賜絹市書給麻為緡

唐隴西恭王博文高祖兄蜀王湛之子也  
高宗時累遷札部尚書驕侈不循法度其  
弟奉慈亦荒縱皆為帝所鄙嘗曰吾仇人  
有善且用之况親戚乎王等昵小人專為  
不軌生先王典墳不孝何以為善哉各賜市  
書絹二百匹以愧之然不自克也唐滕王  
元婴高祖子也累州刺史驕縱失度高宗  
嘗賜諸王綵五百以元婴及蔣王貪黷但

但下書曰滕叔蔣弟不須賜給  
麻二車助為錢緡二王大慙守素肉譜

劉芳石經 唐李守素為天策府倉曹參軍  
通姓氏李世号肉譜虞世南与

論人物始言江左山東尚相酬對至此地

則矣而不吝嘆曰肉譜定何畏許敬宗曰

倉曹參者豈雅目耶宜有以更之世南曰

昔任彦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為

人物志可乎此史劉芳字伯友時精經義

博聞強記春朝王肅來奔嘗言名者唯婦

人有笄男子无笄芳曰俱有肅曰喪服稱  
男子免而婦人髻男子冠而婦人笄則男

子不應有笑、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礼初遭  
喪、男子免時、則婦人墜。男子冠時、則婦人  
笄。言俱時變、男子婦人冠笄之不同也。又  
冠尊、故奪其笄、且互言也。非謂男子无笄、  
又礼内則、稱子事父母、難初鳴、擲綬、笄總、  
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肅亦以芳言為  
然、曰、此非劉石經也。昔漢世造三字石經、  
於太孝、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  
明辨、疑者皆往詢訪。  
**顏固巴郡峻守葭萌**  
故号為劉石經。  
蜀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張飛諸葛亮等  
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

明辨

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不  
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无狀、侵奪我州、我  
州但有斷頭將軍、无有降將軍也。飛怒、令  
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飛  
壯而釋之、引為賓客。蜀志、霍峻字仲邈、為  
先主中郎將、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  
峻等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  
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  
去、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師万餘人、由閬水  
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  
百人、何其急、遂精銳出擊、大破之、即斬  
存首。先主嘉其功、以峻為梓潼太守。

取之

韋澳行法元紘書判

唐韋澳字子斐為京兆尹宣宗舅鄭光延

主產吏豪肆不輸官賦澳逮繫之它日廷  
英帝問其故澳具道姦狀且言必寘以法  
帝曰可貸否曰陛下擢臣尹京非安可使  
書一法獨行於貧下乎帝入曰太后曰是  
是不可犯后為輸租乃免由是豪右斂迹  
唐李元紘字大綱為雍州司戶時太平公  
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望風指嘗與民競碾  
碓元紘還之民長吏竇懷真大驚趣改之  
元紘大書判後曰南山可移判  
不可移

安世隱過

丙吉揚善

前漢張安世字子孺為光祿勳  
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

世曰何以知其不翻水漿耶如何以小過  
成罪即淫官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慈  
想誣汗衣冠告署謫奴其隄人過失皆此  
類也前漢丙吉字少卿宣帝時為丞相於  
官屬掾吏務掩過揚善有馭吏嗜酒從吉  
出醉嘔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自欲斥之  
吉日以醉飽之失去士使人將復何所容  
身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後卒  
不得取吏力吉乃歎曰土亡  
不可答能各有所長也  
五鹿折角曰用

北面

前漢朱雲字子游時少府五鹿充宗

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

家論充宗乘貴辨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

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既論難連柱刺

五鹿君故諸儒語曰五鹿岳朱雲折其

角由是以為博士唐武甄字平一中宗時

為考功員外郎初崔日用自言明左氏春

秋諸侯官族他日孝士大集日用折平一

日君文章固耐久若言經則敗績矣平一

乃請所疑日用曰魯三桓鄭七穆柰何答

曰慶父叔牙季友桓三子也孟孫至彘九

九世叔孫舒季孫肥九八世鄭穆公十一

子然及二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為卿

故稱七穆子罕子駒子良子國子游子邛

子豐也一生驚服平一問曰公用言者

威公楚在王時諸侯屬者若楚九幾平公

靈王時諸侯屬晉楚九幾晉六卿者楚執

政幾何人日用謝曰吾不知君能知乎平

一條本末无留語日用曰吾請北面闔

生大徐政不辱陳判无怨唐徐有功名洪

參軍為政仁恕不忍杖罰民服其息更相

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

為政  
仁恕

人後漢陳寔定仲弓先為太丘長後歸鄉  
閭平心事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  
直退无怨者至乃歎曰寧為  
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  
榮毗奉法張

### 陵報恩

隋榮毗字子謨開皇中楊素為  
華州長史素田宅多在華陰左右

放縱毗以法繩之无所寬貸後因朝集素  
謂之曰素之奉知適以自罰也毗曰奉法  
一心者但恐累公所奉素笑曰前者戮尔  
卿奉法素之望也又按晉却說討崔洪事  
亦然後漢張陵字處冲官至尚書元嘉中  
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戴劔入省陵呵叱

令出執虎賁羽林奪冀劔美蹕謝陵不應  
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而百僚肅然初冀  
第不疑為河南尹奉陵存廢不疑後陵之  
奏冀因曰昔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  
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存令申  
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宋德可仰

### 真名得聞

晉宋纖字令文敦煌人少有遠  
操沉靜不与世交隱居于酒泉

南山不應州府辟命太守楊宣畫其象於  
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為枕何石為漱何  
沅身不可見名不可求泉太守馬岌具威  
儀鳴鏡鼓造焉纖高棲重閣拒而不見岌



嘆曰名可圓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觀吾今知先生人中之龍也卒後謚曰元虛先生後漢逸民傳法真字高卿順帝前後四召之不就遂深自隱深自絕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矣

共刊石頌群猶慙長相不及孫

陳寔為太丘長子紀為大鴻臚卿孫群為魏司空天下以為公慙卿之慙長又魏書言寔德冠當時紀名重於世而群佐魏有功時亦稱為長者

晉王承字安期相之孫

湛之子相為魏司空同濟識度冲素簡淡器量曠然有公輔之望承清虛寡欲不飾文綽晉渡江名目王道衛玠周顛庾亮之徒皆出其下自如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為祖不及孫

王在石間鶴入雞羣

世說王

稱王夷甫知衆人之中如珠玉在瓦石之間晉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山濤為於武帝遂召為秘書丞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

曹仁突圍張遼衝

壘

魏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為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仁將數萬眾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金眾火，遂圍為所圍。仁乃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眾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其數人賊眾乃退。左右嘆曰：「將軍真天人也。」三軍服其勇。魏張遼字文遠，為盪寇將軍，將七千餘人，屯合肥。俄而孫權率十萬眾圍合肥，遼乃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餘人，推牛輦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

聖圖之圖  
疑眾記

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摧麾下，推大驚，眾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見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号呼曰：「將軍弃我乎？」遼後還突圍，拔出餘眾，權人馬皆披靡，无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脩守備。眾心乃安。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傳子曰：「曹仁之勇，貢育弗加也。」張遼其次焉。**寔儀無過牛洪盞禮**

儀字子羽，孫權時為尚書僕射。未嘗言人之短，事國數十年，未嘗有過。呂壹白將相

未嘗  
言人  
之短

寔 吳

大且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口獨无以白儀  
摧歎曰使人尽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為隋  
牛洪字里仁仕至光祿大夫榮寵當世而  
車服卑儉事上尽礼待下以仁清室舊臣  
始終信任悔吝不疏獻王洸水餞趙軌  
又唯洪一人而已史北  
有欽城景思王洸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  
為滄州刺史為政嚴察部內肅然境內无  
盜政化為當時第一後封欽城王又召為  
侍中有老公數百人具殿曰自殿下來五  
載人不識吏不欺人殿下唯飲此鄉水  
未食百姓食聊猷疏薄洸重其意為食一

口後年三十二為賊所害朝野痛惜焉唐  
趙軌雒陽人高祖受禪轉有州別駕在州  
四年有詔績召入朝父老相送揮涕曰別  
駕在官水火不与百姓交故不敢以壺酒  
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盃水奉餞軌受而  
飲之史且曰趙軌魏人罷南陽太  
潛遺青土收飲吳水類林裴潛字文行三  
守空手而歸歎曰恨不取少青土用以封  
書又每之官不將妻子貧織蔡茂自  
供晉鄧攸字伯道元帝時為吳郡太守載  
米之郡不受俸祿唯飲吳水而已晉陸納

亦然、義之筭盡于季德延晉王義之與弟猷

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

生、義之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筭代之、

術者曰、代死者、以己年有餘、得以足亡者、

今君筭亦盡、何代也、未幾、猷之卒、義之奔

喪不哭、月餘亦卒、南史何胤字子秀、初為

中書令、後隱居若耶、秦望山、起亭舍、聚生

徒、嘗有疾、妻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有

德可延、尔當代之、妻竟說焉、世妻死、于季疾

瘵、年八十、馮擊莎車傳報樓蘭

馮擊、字子明、宣帝前漢馮奉世

時、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

城、都尉朱將言、莎國與旁國共攻殺漢所

矯制 適命

置莎車主王萬年、并殺漢使者、奚充國時、匈

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

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

道、與鞏盟、叛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奉

世以為不急擊之、則莎車日強、其勢難制、

必危西域、遂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主王

自殺、傳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帝同欲封奉

世、獨蕭望之以奉世擅矯制違命、即封之、

關後奉使者發兵要功、為國家生事、遂上

前漢傳介子、北地人、先是龜茲樓蘭皆嘗

殺漢使者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  
大宛國、因詔令責之、既還、奏事訖、謂大將  
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无所  
懲艾、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光曰、龜茲道  
遠、且叛之於樓蘭、於是介子賣金帛揚言、  
以賜外國為名、樓蘭王貪漢物、未見使者、  
介子与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  
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起隨介子入帳  
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立死、其貴人  
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誦以三負漢罪、天子  
遣我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負在漢者、漢兵  
方至、毋敢動、戒國矣、遂持王首還、上下

詔嘉之、言其以直報怨、  
不煩師衆、封義陽侯、  
劉寬葦杖伯謙皮

**鞭** 後漢劉寬字文饒、桓帝為南陽太守、溫  
**仁** 多怒、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

為者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吏人有過、但用  
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南陽葦杖、  
出文選、沈休文云、以史、崔伯鞭字士遜、仕  
齊為濟北太守、息信大行、縣公田多沃壤、  
伯謙咸易之以給人、又改鞭用熟皮為之、  
不忍見血、示耻而已、

拓萋不笑范曄何言  
北史、拓跋萋、性剛毅、  
雖有嘉慶事、未嘗用

商鞭  
示辱

人主不病  
食不重  
肉不重

口而笑、孝文遷都、甚以代尹留鎮、除壞朔  
鎮、却大將、因別賜養酒、雖拜飲、而顏色不  
泰、帝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當為朕  
笑、終不能得、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  
今大令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无不  
把腕大笑、晉范粲字承明、為太宰中郎、景  
帝輔政時、稱疾闔門不出、因陽狂不言、寢  
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常侍左右、至有婚  
宦大事、輒密語焉、合者、則色无變、不合、則  
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言、年八十四卒、  
不言三十六載、王彤補憶公孫布被  
孝王 晉梁

彤字子微、宣帝之子也、嘗謂其參軍王銍  
曰、我在長安、作何等不善、因指單衣補襖  
以為清、銍曰、朝野望公、奉薦賢才、使不仁  
者遠、而位居公輔、以衣補襖、以此為清、无  
足稱也、彤有慙色、前漢公孫洪、對策擢為  
第一、拜為博士、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  
人目病不節儉、洪為布被、食不重肉、汲黯  
庭詰洪曰、有人多詐、而无情寔、洪位三公、  
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洪、曰、有之、夫以  
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弔名、且聞晏嬰  
相景公、食不重肉、妻不衣絲、有國亦治、今  
且洪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无差

天子以為讓

# 朱不責奴陸但遣吏

唐朱渥字龍光

性通簡不矯飾嘗曰士苟有行不必以己  
 長形役短已清軟役濁每對客奴僮相語  
 曳仆諸前不之責曰若持怒心即自撓矣  
 後封樂安縣侯唐陸象先為刺史嘗有小  
 吏犯罪但示語而遣之錄士白曰此例當  
 合与杖象先曰人情相去不遠此豈不解  
 吾言又曰天下本自无事祇是庸人擾之  
 始為繁尔但當靜之於源亦何不簡前後  
 為治其一王鳳擅權子威忠義

前漢谷永字子雲時成帝

初即位委政大將軍王鳳永知鳳見柄用陰欲

自託乃以鳳為有申伯之忠由是擢永為

光祿大夫前漢王商字子威成帝時為丞

相為人多質有威重与王鳳有隙又張正

言商殘賊不仁左將軍史青等奏商位三

公執左道以亂政為臣不忠用上不道帝

素重商勿治因爭之於是免相三日病薨

商死後京兆尹王章訟商忠直无罪言鳳

專權蔽主云魏武帝下令曰昔直不疑无

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母三娶孤女世

人謂之搗婦翁王鳳擅權各永比之申伯

王商忠義張正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為黑

欺天用君者也

碧攘掾材儉棟梁器

晉褚碧有局量以幹用稱

嘗為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碧曰物各有所施攘掾之材不合以為藩落也令乃捨之後年垂五十羊祐言於武帝始被升用官至安東將軍南史王儉字仲宝愍侯僧綽之子幼篤孝丹陽尹袁粲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括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之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後仕宋至開府儀同三司改領中書監察掌選事焉

題註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卷第九



此書第六冊逸去摘有二十九目  
世間板行者已具此故不復補

之

此書將板行本比較之然有板行本  
誤而此書曰不誤者得此書然後  
可通者甚多惜第六冊逸去

也

嘉永癸丑五月

野服山人識

110x  
620  
5



110X  
620  
5